



外国文学经典·名家名译（全译本）

基督山伯爵（中）

[法] 大仲马 著 李玉民 陈筱卿 译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外国文学经典·名家名译(全译本)

基督山伯爵 (中)

[法] 大仲马 著 李士民 陈筱卿 译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基督山伯爵. 中 / (法) 大仲马著; 李玉民, 陈筱卿译. —西安: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, 2015. 5

ISBN 978-7-5605-7368-7

I. ①基… II. ①大…②李…③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12009 号

书 名 基督山伯爵 (中)

责任编辑 胡泽华 荣 西

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)

网 址 <http://www.xjtupress.com>

电 话 (029) 82668357 82667874 (发行中心)

(029) 82668315 (总编办)

传 真 (029) 82668280

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40mm × 960mm 1/16 印张 28 字数 400 千字

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05-7368-7 / I · 175

定 价 42.0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、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、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第四十章 早午餐 / 455
- 第四十一章 引荐 / 467
- 第四十二章 贝尔图齐奥先生 / 480
- 第四十三章 欧特伊别墅 / 485
- 第四十四章 家族复仇 / 493
- 第四十五章 血雨 / 515
- 第四十六章 无限信贷 / 526
- 第四十七章 银灰花斑马 / 539
- 第四十八章 唇枪舌剑 / 550
- 第四十九章 海蒂 / 561
- 第五十章 莫雷尔一家 / 566
- 第五十一章 皮拉姆斯和西斯贝 / 576
-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/ 586
- 第五十三章 魔鬼罗贝尔 / 602
- 第五十四章 债券的涨跌 / 618
- 第五十五章 卡瓦尔坎蒂少校 / 630
- 第五十六章 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 / 642
- 第五十七章 苜蓿园 / 655
- 第五十八章 努瓦蒂埃·德·维尔福先生 / 666
- 第五十九章 遗嘱 / 675

- 第六十章 快报 / 684
- 第六十一章 治睡鼠偷桃之法 / 694
- 第六十二章 幽灵 / 705
- 第六十三章 晚宴 / 715
- 第六十四章 乞丐 / 726
- 第六十五章 夫妻争吵 / 735
- 第六十六章 婚事 / 745
-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/ 755
- 第六十八章 夏日舞会 / 767
- 第六十九章 调查 / 776
- 第七十章 舞会 / 787
- 第七十一章 面包和盐 / 797
- 第七十二章 德·圣-梅朗夫人 / 802
- 第七十三章 诺言 / 814
-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家族的墓室 / 843
- 第七十五章 神秘的记录 / 853
- 第七十六章 小卡瓦尔坎蒂的进展 / 866
- 第七十七章 海蒂 / 878

第四十章 早午餐

大家还记得，伯爵饮食很有节制。阿尔贝谈到这一点，担心在纯粹物质的，同时又最不可或缺的方面安排不周，致使这位游客开始就不喜欢巴黎生活。

“我亲爱的伯爵，”阿尔贝说道，“您瞧我惴惴不安，唯恐埃勒戴尔街的烹调，不如西班牙广场的菜肴那样对您的口味。我本应事先问您爱吃什么，以便照您的口味做几样菜。”

“假如您进一步了解了，先生，”伯爵微笑着答道，“您对我这样一名游客，就不会照顾得几乎令人脸红了。我在那不勒斯吃过通心粉，在米兰喝过玉米粥，在巴伦西亚吃过杂烩，在君士坦丁堡吃过抓饭，在印度吃过千层饼，在中国吃过燕窝。对于我这样一个四海为家的人来说，谈不上特定的餐饮。我什么都吃，随遇而安，只是饭量很小。不过，今天，您若是怪我节食，倒是我有胃口的日子，因为从昨天早晨起，我就没有吃过一点东西。”

“什么，从昨天早晨起！”客人都高声说道，“您有二十四小时没有吃过一点东西？”

“没有，”基督山回答，“中途，我不得不绕道，去尼姆一带了解点情况，耽搁了时间，我就不愿意停歇了。”

“您在马车上吃过东西吗？”莫尔塞夫问道。

“没有，我睡觉了，每逢我烦闷而无心排遣，或者饥饿而不想吃饭的时候，往往就睡觉。”

“怎么，您能随意支配睡眠，先生？”莫雷尔问道。

“基本上。”

“您有灵丹妙药吗？”

“非常灵验。”

“那对我们生活在非洲的军人就太好了：我们时常吃不上饭，更难找到水喝。”莫雷尔说道。

“是啊，”基督山说道，“可惜的是，这对我这样一个我行我素的人，确是灵丹妙药，而给一支军队用就很危险：要用兵时却睡不醒了。”

“能告诉我们，是什么灵丹妙药吗？”德勃雷问道。

“嗯！我的上帝，可以，”基督山说道，“我并不当作秘密：这是优质鸦片和精纯的大麻混合剂。为确保纯度，鸦片是我亲自去广州买的，而最好的大麻是在东方种植的，即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。两种药用相等量调和，制成药丸，需要时吞服，十分钟后就显出药效了。可以问问弗朗兹·德·埃皮奈男爵，我想有一天他尝过。”

“不错，”莫尔塞夫附和道，“他向我提过几句，他甚至还保留了非常惬意的记忆。”

“可是，”博尚作为新闻记者，总是不肯轻信，他问道，“这种药剂您总随身携带吗？”

“总随身携带。”基督山回答。

“如果请求您拿出这种珍贵的药丸，给人开开眼，是不是太冒昧呢？”博尚接着说道，他希望当场揭这个外国人的短。

“不算冒昧，先生。”伯爵说道。

他说着，就从兜里掏出一个精美的小盒，是用整块绿宝石制作的，由金螺纽封住口，一拧螺纽，便倒出一粒有豌豆那么大的药丸。小药丸呈淡绿色，散发一种辛辣而沁人心脾的气味。绿宝石盒能容十二粒，现在还有四五粒。

宝石盒围着餐桌转了一圈儿，但是，客人们在手中传递都只顾欣赏精美的宝石盒，而没有细看或嗅一嗅药丸。

“这种灵丹妙药，是您的厨师给您调制的吗？”博尚问道。

“不是，先生，”基督山回答，“这是我真正的享乐，不能交给笨拙的手掌握，我颇懂化学，总是亲手配制这些药丸。”

“这块绿宝石令人赞叹，我从未见过这么大颗的，尽管家母也有几件家传的出色首饰。”夏多-雷诺说道。

“当初我有几颗同样大的，”基督山又说道，“有一颗送给了土耳其皇帝，他就让人镶在他的佩刀上；另一颗赠送给了我们的圣父教皇，他则让人镶在他的三重冕上，同另外一颗相对称：那一颗绿宝石，是拿破仑皇帝赠给他的前任庇护七世^①的，大小差不多，但是远远逊色；第三颗我自己保留，让人凿空做成小盒，也就损失了一半的价值，但是我有专用，用起来很方便。”

每人都惊讶地注视着基督山。他说得极其随便，显而易见，要么他讲的是真话，要么他是个疯子。不过，那颗绿宝石还放在他手上，让人自然而然倾向于头一种假设。

“皇帝和教皇收下这样贵重的礼物，回赠给了您什么呢？”

“土耳其皇帝同意给一个女子自由，”伯爵回答，“我们的圣父教皇，则同意赦免一个人的死罪。因此，我这一生还真有一次，我的权力很大，如同上帝让我降生在一座王位的台阶上。”

“您解救的是佩皮诺吧，对不对？”莫尔塞夫高声问道，“您得到的赦免权，用到他身上啦？”

“有可能。”基督山微笑道。

“伯爵先生，您想象不出，我听到您讲这些该有多高兴！”莫尔塞夫说道，“我事先就向我这些朋友宣布，您是个神奇的人物，既像《一千零一夜》中的魔法师，又像中世纪的巫师。然而，巴黎人最爱发表悖论，只要是没有进入他们生活圈子的事实，哪怕再无可辩驳，他们也认为是胡思乱想。比如说，德勃雷天天看报，博尚天天印报，报上刊登赛马俱乐部一名晚归的成员，在大马路上遭人打劫了；圣德尼街或者圣日耳曼大街有四个人被杀害；在神庙大街一家咖啡馆，或者在朱利安公共浴池抓住十个，十五个，二十个窃贼，这类社会新闻司空见惯，但是他们却否认马雷马^②地区、罗马郊外，或者蓬蒂尼亚沼泽地^③有强盗。我请求您，伯爵先生，您亲口告诉他们，我就是被那些

① 庇护七世（1742—1823）：第249任教皇（1800—1823），他曾为拿破仑一世加冕。

② 马雷马：意大利中部临海地区。

③ 蓬蒂尼亚沼泽地：即意大利蓬蒂尼亚平原。

强盗绑架了，如果没有您仗义出面调解，那么如今，我很可能就躺在圣·塞巴斯蒂安地下墓穴，永远等待复活，而不是在埃勒戴尔街这间陋室招待他们吃饭了。”

“嗯！”基督山说道，“这件区区小事，您答应过永远不向我提起。”

“伯爵先生，那不是我！”莫尔塞夫高声说道，“而是另外一个人，接受了您同样的帮助，您就把他同我混淆了。正相反，我倒要请您讲一讲；因为，您若是肯说一说当时的情景，也许您不仅让我重温我知道的事，还会告诉我许多我不知道的事。”

“不过我认为，”伯爵微笑道，“您在这个事件中，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，恐怕同我一样了解事情的经过。”

“我知道的事，如果全讲出来，”莫尔塞夫说道，“那么您能答应我，也把我所不知道的情况全讲出来吗？”

“这样绝对公平。”基督山答道。

“好吧，”莫尔塞夫接着说道，“哪怕这有伤我的自尊心。当时一连三天，我自以为得到一位戴面具的女郎的青睐，并把那女郎当成图莉或波佩^①的后裔，而其实，我完全被一个村姑给盯上了；要注意，我说村姑，而不说农妇。我所知道的，就是我是个傻瓜，比我刚才讲的还要傻，我竟然又把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强盗，当成那个农妇了：那人嘴巴没长毛，杨柳细腰；我正要轻薄一下，亲吻那贞洁的臂膀，他猛然掏出枪，抵住我的喉头，他的七八个同伙也一齐出手，把我带到，确切地说，把我拖进圣·塞巴斯蒂安地下墓穴。在墓穴里，我看到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强盗头子，正在阅读恺撒的《高卢战记和内战记》。承蒙他放下书，对我说如果次日早晨六点钟，我还没有把四千埃居倒进他的钱柜里，到了六点十五，我就不在人世间了。那封信还在，在弗朗兹手中，我签上了名；还有路奇·王霸的附言。如果你们还怀疑，我就写信给弗朗兹，他会证实那些签字的。这就是我所知道的。现在，我所不了解的，伯爵先生，就是您如何让那些目空一切的强盗，对您

① 图莉：可能是古罗马的一位公主。波佩（？—65）：古罗马女子，以美丽风骚著称，曾为暴君尼禄的妻子或情妇。

毕恭毕敬呢？不瞒您说，弗朗兹和我，我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”

“事件再简单不过了，”伯爵答道，“我认识那大名鼎鼎的王霸已有十多年了。他很小，还是放羊娃的时候，给我指过路，我给了他不知是哪地方的一枚金币，而他不想欠我的情，又回赠一把手柄由他雕刻的匕首，您在我收藏的武器中大概见过。那次交换小礼物，在我们之间本应结下友谊，可是后来，他不是忘记了那件事，就是没有认出我，他企图劫持我；然而恰恰相反，倒是我把他连同他手下的十二个人，一起逮住了。我可以把他送交罗马的司法部门，而罗马法庭办案很快，对他尤其要照顾，会从速判决。不过，我绝没有那样做，而是把他和他的手下人全放了。”

“条件是他们不再作恶了。”记者博尚笑道，“我非常高兴，看到他们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诺言。”

“不是，先生，”基督山回答，“只有一个简单的条件，他们永远尊重我，尊重我和我的人。你们这些先生，都是社会主义者、进步党人、人道主义者，你们听了我要讲的话，也许会觉得很怪异；我从来不在乎别人，我也从来不想保护社会，既然社会并不保护我，进而言之，这个社会关注我，通常也是为了损害我；因此，对他人和社会，我不再尊重，但是保持中立，那么他人和社会就已经亏欠我了。”

“好极了！”夏多-雷诺高声叹道，“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有勇气的人，敢于直言不讳，露骨地宣扬利己主义。这话，讲得真痛快！好哇，伯爵先生！”

“至少讲得很坦率，”莫雷尔说道，“但是我可以肯定，伯爵先生向我们阐述他的处世原则，说得这么绝对，却不会后悔违背过一回。”

“我怎么违背这种原则了，先生？”基督山问道，他按捺不住，目光不时移到马克西米连的身上，而且十分专注，那明亮而清澈的目光，有两三回迫使大胆的年轻人垂下眼睛。

“我就是觉得，”莫雷尔又说道，“您搭救了素不相识的德·莫尔塞夫先生，就是为他人和社会效了力。”

“也是给社会最漂亮的粉饰。”博尚严肃地说道，同时一口喝下一杯香槟酒。

“伯爵先生!”莫尔塞夫高声说道,“您是我认识的最严谨的逻辑学家,现在却不能自圆其说了。您马上就会明白,等一下就要清楚向您证明,您非但不是利己主义者,反而是一位慈善家。啊!伯爵先生,您自称是东方人,地中海东海岸地区人,马来人,印度人,中国人,野蛮人,您把基督山当作您的姓氏,水手辛伯达作为您的教名,可是您从踏上巴黎街道的这天起,您本能地就具有了我们古怪的巴黎人最大的优点,或者说最大的缺点,也就是说,您给自己安上莫须有的邪恶,却掩饰您实有的美德!”

“我亲爱的子爵,”基督山说道,“从我说的话或者所做的事中,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您和各位如此赞誉。对我来说,您并不是陌生之人,因为我认识您,让给了您两间客房,请您吃过饭,还把我的一辆马车借给您使用,而且,我们还是一起到库尔街,观看川流不息的戴假面具的人,在人民广场的一个窗口观看处死犯人:那次行刑给了您极大的刺激,险些让您晕倒。因此,请问各位先生,我的客人落到你们所称的可怕的强盗手中,我能坐视不管吗?况且,您也知道,我搭救您的时候,心里也有一点打算,就是借您之力,我来游法国时能进入巴黎的沙龙。当时,您可能把这种出游的决心当作一个不明确的、转眼就忘的计划;然而今天,您看到了,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,您不能再回避,否则就食言了。”

“我一定履行诺言,”莫尔塞夫说道,“不过我很担心,我亲爱的伯爵,您看惯了千姿百态的风景、生动鲜活的事件、波谲云诡的天际,到了这里会大失所望。在我们这里,丝毫也没有您的冒险生活所习惯的场景。我们的钦博拉索山^①,就是蒙马特尔高地;我们的喜马拉雅山,就是瓦莱里安山^②;我们的大沙漠,就是格雷奈勒平原^③,而且还在打一口喷水井,好让商队有水喝。我们这里有窃贼,甚至多得很,尽管不像人们讲的那么多,然而,那些窃贼不怕最尊贵的大老爷,见到小小的警察却吓得要死。总之,法国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国家,巴黎是一座文明化程

① 钦博拉索山:位于厄瓜多尔境内。

② 瓦莱里安山:位于巴黎西面的高地。

③ 格雷奈勒平原:位于巴黎塞纳河左岸。

度极高的城市，因此，您走遍我们的八十五个省，我说八十五个省，当然把科西嘉排除在法国之外，您走遍我们的八十五个省，也找不到一座没有安快报站的山头，找不到一个稍微黑暗而警察局没有安煤气灯的岩洞。亲爱的伯爵，也只有一件事我能为您效劳，听从您的调遣：把您引荐到所有地方，或者通过我的朋友引荐您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况且，为此您不需要任何人。以您的大名、财产和智慧（基督山颌首，略带讥讽地微微一笑），您所到之处，准会受到款待。因此，实际上只有一件事我能帮上您的忙。我在巴黎生活也多少习惯了，对舒适的条件多少有些经验，对我们的大商场也多少有些了解，如果这些对您能有什么用处，我就听候您的吩咐，给您找一所合适的住房。我在罗马分享了您的客房，现在却不敢向您提住在我这里。我不宣扬利己主义，但我是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；因为在我这住所，除我之外，不能有别的人影，除非那身影是一位女子。”

“嗯！”伯爵说道，“这是间金屋，有待藏娇啊。您在罗马，确实向我提过几句，说是考虑结婚；要不要我祝贺您即将操办的喜事呢？”

“事情还始终停留在计划阶段，伯爵先生。”

“一有计划，就不可能成空话。”德勃雷接口道。

“不然！”莫尔塞夫说道，“家父执意要结这门亲事，我希望不久，能向您介绍欧仁妮·丹格拉尔小姐，即使不是作为我的妻子，至少也作为我的未婚妻。”

“欧仁妮·丹格拉尔！”基督山重复道，“等一等，她父亲不就是丹格拉尔男爵先生吗？”

“对，”莫尔塞夫答道，“但那是新封的男爵。”

“哎！那有何妨？”基督山则说道，“只要他为国效了力，就理应得到这种封赏。”

“出了大力，”博尚说道，“他骨子里虽是自由派，在1829年，却为国王查理十世凑够了六百万的一笔借款数额；真的，查理十世也就封他为男爵，颁发给他荣誉团勋章，而他也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，将勋章挂在背心的兜上，而赫然戴在礼服的扣眼上。”

“噢！”莫尔塞夫笑道，“博尚啊，博尚，您这套留着刊登在《轻口和薄舌》杂志上吧，在我面前，就免谈我的未来岳父。”

他随即又转向基督山：

“您刚才说出他的名字，就好像认识男爵似的？”

“我不认识他，”基督山漫不经心地回答，“但是无须多久，我就可能认识他，因为我要在他的银行开一个信用账户，支付我在伦敦的理查德和布伦特银行、维也纳的阿尔斯泰因和埃斯克莱斯银行，以及罗马的汤姆森和弗伦奇银行的存款。”

在讲最后这家银行时，基督山以眼角余光瞥了瞥马克西米连·莫雷尔。

这个外国人所料不错，他的话果然对马克西米连·莫雷尔产生了作用。马克西米连不禁浑身一抖，就仿佛触了电。

“汤姆森和弗伦奇，”他说道，“您熟悉这家银行吗，先生？”

“那是在基督世界之都的代理银行，”伯爵不动声色地回答，“我在他们那里能为您做什么吗？”

“哦！伯爵先生，您也许能帮我们查对，有个情况至今未查清楚：这家银行从前帮过我们公司的忙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一直否认帮助过我们。”

“愿为您效劳，先生。”基督山颌首答道。

“怎么，”莫尔塞夫说道，“真奇怪，咱们谈着就走了题，说起丹格拉尔先生来了。刚才是讲为德·基督山伯爵先生找一个合适的住所。喏，诸位，大家都出主意，好确定一个。咱们把大巴黎的这位新客人安置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“安置在圣日耳曼城郊大街吧，”夏多-雷诺说道，“先生到那儿能找见一座赏心悦目的小楼，前有庭院后有花园。”

“哎！夏多-雷诺，”德勃雷则说道，“您只认您那又凄清、又沉闷的圣日耳曼城郊大街。别听他的，伯爵先生，您还是住到守塞·当丹大街，那才是巴黎名副其实的中心。”

“歌剧院大街，”博尚也说道，“第二层，那是带阳台的小楼。伯爵先生让人送去银丝缎子靠垫，他一边抽着土耳其长烟斗，或者吞食那药丸，一边观赏，将京城全景尽收眼底。”

“您没有什么主意吗，莫雷尔？”夏多-雷诺问道，“您什么建议也

不提？”

“当然有了，”年轻人微笑着说道，“我是有个主意，不过要先等先生听听大家的，看看会不会被哪个出色的建议吸引住。现在，他既然没有应声，我想可以向他提议了：有一座十分迷人的小楼，完全是蓬巴杜尔夫人^①式的，在梅莱街，一年前由我妹妹租下，倒是可以提供给先生一套房间。”

“您有个妹妹？”基督山问道。

“对，先生，一个特别好的妹妹。”

“结婚了？”

“快有九年了。”

“生活幸福吧？”伯爵又问道。

“她是人间最幸福的女子，”马克西米连答道，“她嫁给了她所爱的男人，这个人名叫埃马努埃尔·埃尔博，在我们家遭难时，也一直忠于我们。”

基督山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。

“我休半年假时，就住在他们那里，”马克西米连又说道，“伯爵先生如要了解什么情况，我和妹夫埃马努埃尔愿为效劳。”

“请稍等！”阿尔贝未容基督山回答，抢先高声说道，“您要当心，莫雷尔先生，您这样做，是要把一位旅行家，水手辛伯达关在小家庭的生活中，要把一个来游巴黎的人，变成一位家长。”

“哎！不然，”莫雷尔微笑着回答，“我妹妹二十五岁，妹夫三十岁，他们年轻、快活而又幸福；况且，伯爵先生如同在自己家中，随时都可以下楼见房主人。”

“谢谢，先生，谢谢，”基督山说道，“如果您肯给面子，将我介绍认识令妹和妹夫，我就很满意了。各位的建议，我全没有采纳，只因我已经有了现成的住处。”

“什么？”莫尔塞夫高声说道，“您要下榻旅馆？那对您来说太乏味了。”

^① 蓬巴杜尔夫人（1721—1764）：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公开情妇，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，保护哲学家、艺术家和作家。她的住宅装饰华丽，为洛可可风格。

“我在罗马，难道就那么凑合的吗？”基督山反问道。

“那当然不是！在罗马，”莫尔塞夫说道，“您花费五万皮阿斯特布置一套房间；不过我推想，您并不准备天天花上这样一笔吧。”

“阻碍我的倒不是花费的问题，”基督山解释道，“我已经决定在巴黎有一所房子，我的意思，是属于我的一所房子。我事先就派来了跟班，他一定买下了房子，给我布置好了。”

“那么，请告诉我们，您这个跟班熟悉巴黎呀！”博尚高声叹道。

“他同我一样，也是头一回来法国；他是个黑人，还不能说话。”基督山说道。

“那就是阿里啦？”阿尔贝在一片惊异中问道。

“对，先生，正是阿里，那个努比亚人，那个哑人，我想您在罗马见过面。”

“是啊，当然见过，”莫尔塞夫答道，“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不过，您怎么能派一个努比亚人来巴黎为您买房子，派一个哑巴为您安装呢？那个可怜虫，什么事都会办糟的。”

“这您就估计错了，先生，恰恰相反，我能肯定他挑选的物品，无不合乎我的喜好；因为，您也知道，我的喜好与众不同。他一周前到达，大概跑遍了全城，表现出的本能，赛似独自追捕猎物的好猎犬。他了解我的情趣、癖好和需要；他所安排的一切，一定对我的心思。他知道我今天十点钟到达，从九点钟起，他就在枫丹白露城关等候。他交给我这张字条，这便是我的新住址，拿着，看看吧。”

基督山说着，就递给阿尔贝一张纸。

“香榭丽舍，三十号。”阿尔贝念道。

“啊！真是别开生面！”博尚忍不住赞道。

“太气派啦。”夏多-雷诺补充道。

“怎么！您还没有见过您的住宅吧？”德勃雷问道。

“没有，”基督山回答，“我已经对诸位说过，我不愿意迟到，就在马车上更换衣服，到子爵府门前下车。”

几个青年面面相觑，他们弄不清，基督山是否在做戏。然而，这个人口中讲出的每句话，尽管匪夷所思，却有极鲜明的淳朴自然的特

点，让人没法推断他是在说谎。况且，他又何必说谎呢？

“看来，”博尚说道，“我们想为伯爵先生效劳，也只好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。敝人，作为新闻记者，要为伯爵先生打开巴黎所有剧院的大门。”

“多谢，先生，”基督山微笑道，“我的管家已经奉命，在每家剧院都为我预定一个包厢。”

“您的管家也是努比亚黑人，也是哑巴吗？”德勃雷问道。

“不是，先生，他实实在在是你们的同胞，假如一个科西嘉人是什么人同胞的话，而且，您见过他，德·莫尔塞夫先生。”

“难道碰巧，正是贝尔图齐奥先生？他真有本事，硬是租到了几扇窗口。”

“正是他，我请你们赏光吃上午餐那天您见过。他是个非常诚实的人，曾经当过几天兵，走过私，什么都干过一点儿。我甚至不敢保证，他跟警察没有过麻烦，就像动刀子一类的小事。”

“您挑选这样一个诚实的公民当管家，伯爵先生？”德勃雷问道，“他每年偷走您多少钱？”

“这个嘛，以人格担保，”伯爵答道，“我敢肯定，不会超过另外一个人；然而，他给我办事得力，没有他办不成的事，因此我留用。”

“这么说，”夏多-雷诺说道，“您有了设备齐全的宅邸：您在香榭丽舍有了一个公馆，还有仆人、管家，现在只缺少一个情妇了。”

阿尔贝微微一笑：他想到那位美丽的希腊女郎，在瓦勒剧院和阿让蒂纳剧院，见过她坐在伯爵的包厢里。

“我有胜过情妇的女人，”基督山说道，“我有一名女奴。你们的情妇，要在歌剧院、滑稽歌剧院和杂耍剧院租用。我呢，我是在君士坦丁堡买的情妇，价钱更高，但是作为情妇，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。”

“然而您忘了，”德勃雷笑道，“正如查理国王说的那样，我们从名称、天性上都是自由的^①；您的女奴一踏上法兰西的土地，不就自由了吗？”

① 法兰西（la France）源于法兰克人（Francs），而在法语中，franc 一词古义有“自由”的意思。

“谁会告诉她呢？”

“嘻！当然是头一个见到她的人。”

“她只会讲现代希腊语。”

“这就另当别论了。”

“那么，至少我们能见见她吧？”博尚问道，“您已经有了哑奴，也会有阉奴吧？”

“还真没有，”基督山回答，“我没有把东方主义推行到那种地步；我身边的人，谁都可以自由离开我，离开我就意味着不再需要我，也不再需要任何别的人，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，他们才没有离去。”

他们早已吃过餐后甜点，抽完雪茄了。

“亲爱的，”德勃雷起身说道，“已经两点半了，您的客人实在迷人，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有时甚至为了去会讨厌的人。我必须回部里，要对大臣讲一讲伯爵，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他是什么人。”

“要当心，”莫尔塞夫说道，“最精明的人，到头来也只能作罢。”

“哎！我们警署有三百万经费。不错，这笔钱几乎总是提前用完，但是没关系，总还能剩下个五万来法郎，可以用在办这件事上。”

“等您弄清了他是什么人，能告诉我吗？”

“这我答应您。再见，阿尔贝，诸位，在下告辞。”

德勃雷走到前厅，还提高嗓门嚷了一声：

“吩咐把车赶过来！”

“好吧，”博尚对阿尔贝说道，“我就不去议院，不过，我要向读者提供的，比丹格拉尔先生的演说有趣多了。”

“行行好，博尚，”莫尔塞夫说道，“我恳求您了，一个字也不要发表，不要剥夺我介绍和解释他的功劳。他这个人不是很有趣吗？”

“比有趣还有趣，”夏多-雷诺答道，“他是我一生见到的最异乎寻常的人。您走吗，莫雷尔？”

“等我把名片给伯爵先生，他答应到梅莱街十四号，去看看我们。”

“请放心，我绝不食言，先生。”伯爵躬身应道。

随后，马克西米连和夏多-雷诺一道离去，阿尔贝只剩下基督山一个客人了。